

## 戰略研究的學科化與科學化

陳文政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羅慶生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博士生

摘要：

有關戰略的研究淵源甚早，比起早期以國際法為主的國際關係還早。二次大戰後，為了使戰略的研究走入民間大學，並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引進文人投入於戰略的研究，帶動了戰略研究的學科化與科學化。戰略研究的學科化依附於國際關係上，成為國際關係的分支；戰略研究的科學化也跟緊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大量地以國際關係中主流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自然主義（naturalism）來補實傳統的古典戰略理論較為搖擺不定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古典戰略理論中的歷史研究途徑全面退位。對於當代戰略研究的發展，學科化與科學化所帶來的好處立即呈現，眾多國際關係學者投入於戰略的研究，相關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使得戰略研究在1960年代進入黃金時期。但學科化與科學化也為戰略研究的發展帶來隱憂，1990年代以後，安全研究以更具學術倫理性的學科化角度、更具論理縝密度的科學化途徑，迅速攫奪戰略研究的研究議題，並大幅取代戰略研究的本體論地位而成為國際關係的分支，並置戰略研究、軍事科學為安全研究的附屬領域。本文擬以戰略研究作為一個知識體系，先行敘述其在二次大戰後朝向學科化與科學化的發展軌跡，進而分析此一發展的優勢與限制與戰略研究在當前遭逢的學科領域遭擠壓之困境，最後提出戰略研究未來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

所有的知識或其他諸如思想、制度與認知等等都有其社會學上的特徵。知識的內容或其客觀上的效能固非能由社會利益的主導觀點（controlling perspectives of social interests）所決定，但選擇特定知識的目的則是。更進一步說，用以取得知識之方法的心智過程的型態必然由像社會結構等社會學上的因素所共同決定。<sup>1</sup>

戰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是史學的非婚生子女，而在二次大戰後與國際關係學科（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不甚愉快的婚嫁關係。<sup>2</sup>戰略研究在其本體論（ontological）上（學科化相關議題）的模糊與認識論（epistemological）上或方法論（methodological）上（科學化相關議題）的缺乏自信充分顯現這樣的複雜發展背景。冷戰結束後，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興起，以更具學術倫理性的學科化立場、更具論理縝密度的科學化途徑，迅速攫奪戰略研究的研究議題，大幅取代戰略研究的本體論地位，並置戰略研究與軍事科學（military science）為安全研究的附屬領域。對此一不利於戰略研究發展的現象，從事戰略研究者似乎默默接受、毫無警覺，或任令戰略的概念無限擴大而生本體論上的愈加混淆，或退縮回古典戰略論述的文本詮釋。西方在中世紀時期，「神的旨意」曾被認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神學的論斷才逐漸被戰略所取代。戰略研究過了它在 1960、1970 的黃金年代，當今學界對於對它的質疑超越了過去的讚揚，如果戰略研究者繼續漠視或無法克服此一時代挑戰，戰略研究會如同他過去所取代的問神卜卦一樣，日漸喪失成為學科的正當性與作為科學研究的可信度。

## 戰略研究的過去：血緣

戰史源於歷史，而戰略研究則自戰史的研究中旁生而出。戰史的主題是戰爭，在對戰爭的敘事（narrative）中，不免連帶提到交戰雙方所使用的戰略，是為研究戰略（study of strategy）之始，但這個範圍內，研究戰略還是傳統史學領域中的修史，不出對過去特定戰爭中戰略的敘述與詮釋。而戰略研究固常以研究戰略為其實徵（empirical）基礎，但戰略研究與研究戰略的修史取向不同，前者

<sup>1</sup> Mark Scheler,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Leipzig: Der Neue-Geist Verlag, 1926), p. 55. Cited from Robert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eds., *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9), p. 48.

<sup>2</sup> 此處比喻之相關論述可參見作者先前著作：陳文政，「西方戰略研究的歷史途徑：演進、範圍與方法」，元智大學第三屆國防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5月，頁78-110；陳文政，「戰略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磨合：戰後西方戰略研究的發展」，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第六屆紀念鍾先鍾老師研討會：建構淡江戰略學派與當代戰略發展趨勢，2010年5月，後收錄於翁明賢主編，《當代戰略理論與實際：淡江戰略學派觀點》（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15-246；陳文政，「戰略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克勞塞維茲的古典戰略途徑」，極忠文教基金會主辦鍾先鍾百歲紀念戰略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9月，頁49-66。

強調用史，將研究特定戰略之結論加以歸納的通則化（generalization），並明白地以若干「歷史的教訓」（lessons from history）或「戰爭原則」（principles of war）等形式呈現，陳述理想的戰略（或戰術）應當為何，並舉史例予以佐證。<sup>3</sup>就戰略研究而言，歷史是工具與素材，作用在通則化出對戰爭勝利（victory）可資驗證並具一定預測能力的命題。<sup>4</sup>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 or *Wissenssoziologie*）的角度，戰略研究很早便是自成一格的知識體系。<sup>5</sup>羅馬時期福隆提納在其《謀略》一書中所言，道破戰略研究的認識論基礎以及本體論上與史學的差異，下揭引文中所示的實徵基礎、歸納與通則化、實用主義的知識目的以及知識的消費者為少數菁英等等，都是二次大戰前的戰略研究經近兩千年演進中基本未變的特色。

我十分地了然，且不否認，一方面史學家們在其探索中已經涉及〔對軍事學作規則系統化的工作〕，另一方面著作家們也已或多或少對所有著名的史例做過記敘。但我想，對於那些事務繁忙的人，我應該提供一種便捷的幫助。要從浩瀚的歷史文獻中去尋覓某些個別的實例，那可是令人厭煩的事情；而擅長編撰奇文妙篇之輩往往會把讀者引入一大堆紛繁雜亂的事實中去，使之無所適從。我將孜孜努力以求者，無非是按所陳述的命題，如質疑一般，以實際需要出發，為讀者提供適宜的史例。<sup>6</sup>

作為一項知識，二次大戰前的戰略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一）二次大戰前的戰略研究幾乎由軍內智識份子（military intellectuals）所獨佔。以今日的標準，春秋戰國時期的孫武、孫臏雖都不是軍事院校科班出身的

<sup>3</sup> John Gooch, "Clio and Mars: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in Amos Perlmutter and John Gooch eds.,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Issues in Defense Policy* (London: Frank Cass, 1981), pp. 21-36.

<sup>4</sup> 此一戰略研究與史學的淵源與關係，顯現在西方自羅馬時期的福隆提納（Sextus Julius Frontinus, 40-103，著有《謀略》〔*Strategemata*〕）、維吉夏斯（Publius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約西元後4世紀，著有《論軍事》〔*De Re Militari*〕）以降至15世紀的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著有《兵法》〔*Dell'Arte della Guerra*〕）、19世紀的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著有《戰爭論》〔*Vom Kriege*〕）與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1869，著有《兵法概論》〔*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與20世紀的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1895-1970，著有《戰略：間接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薄富爾（Andre Beaufre, 1902-1975，著有《戰略概論》〔*Introduction à la Stratégie*〕）等一脈相傳的古典戰略研究。在東方，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子》、《孫臏兵法》、《吳子》、《六韜》與《尉繚子》至明朝劉基（即劉伯溫，1311-1375）的《百戰奇略》、清朝胡林翼（1812-1861）的《讀史兵略》等也具有相近的論述型態與風格。

<sup>5</sup> 知識(knowledge)是社會性產物(social products)，來自於是知識份子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社會性實踐(social practice)的結果。知識體系是由知識份子所建構而成的，它是「在特定時空與社會位置上，相關於知識之建構與方法之規範的假定之構成(configurations of assumptions abou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rules which are plausible in a given historical and social position)。」在此知識體系構成下發展出理論體系，理論體系即「對某一特定問題所形成之科學性法則與系絡性假說的群組(a body of scientific laws and associated contextual hypotheses formulated around a particular problem)。」見：Mark J. Smith,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8), pp. 345, 353.

<sup>6</sup> 福隆提納，《謀略》，袁堅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頁7。

職業軍人，但都有一定的軍旅實戰經驗，前者在吳軍營內，以寡敵眾，大破楚軍，立有戰功，後者雖因殘疾，無法行走，在桂陵（西元前353年）、馬陵（西元前342年）兩戰任齊軍軍師，也是破敵有功。在專業技術越高的軍兵種，相關的戰略研究者越少有軍外人士。例如，19、20世紀之交是海軍戰略發展的高峰期，幾乎所有海權戰略論述都是出自海軍軍官手中。<sup>7</sup>二次大戰前興起的裝甲戰（armored warfare）理論，為避免一次大戰那種大量消耗人、物力的壕溝戰，而主張以全裝甲部隊突穿敵人防線，深入打擊敵人後方，在幾個主要國家都有類似主張的倡議者，也都來自少壯派陸軍軍官。<sup>8</sup>而且，此時的戰略研究通常帶有很強的政策建議取向，其主要消費群是王公將帥，主要場域在深宮樞密或軍事專業化後的軍事院校。例如：維吉夏斯的《論軍事》以策士向皇帝提供建軍備戰建言的口吻與角度展開論述，馬基維利明白表陳他的《兵法》是寫來獻給佛羅倫斯貴族，而約米尼也講明《兵法概論》是獻給俄國皇帝。<sup>9</sup>由於戰略研究者的強烈政策倡議取向，不免有時會與現行政策或主流思維抵觸，此時，除非受到同情（或暗助）改革的資深將領或高階政治人物翼護，往往無法為當局所見容。<sup>10</sup>

（二）研究戰略是戰略研究的基礎，但不是戰略研究的目的，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探索戰略，具有未來的、行動的導向。對於過去戰爭中戰略運用的實徵經驗是戰略研究探索未來可行戰略的起點，以透過啟發潛在的軍事天才（military genius）或在教育軍官，培養其行動的判斷力，達成在戰爭中取勝的目的。誠如前文，這一點特色劃分了戰略研究在本體論上與研究戰略的區別，也揭開了戰略研究的認識論上的基礎，現進一步加以申論：

戰爭本身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極為重大的現象，當然吸引了許多不同的研究關注（例如：文藝創作者、人類學者、社會學家、文化研究者等等），而不

---

<sup>7</sup> 例如：英軍海軍中將克倫布(Philip Howard Colomb, 1831-1899, 著有《海軍戰爭型態：法則與史例》[*Naval Warfare: 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istorically Treated*])、美國海軍少將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著有《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文人背景的海軍戰略研究者柯白(Julian Corbett, 1854-1922, 著有《海洋戰略原則》[*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雖是少數的例外，但柯白受到當時海軍改革派大將海軍上將費雪(John Fisher, 1841-1920)的賞識，可說與英國海軍也有相當淵源。

<sup>8</sup> 在英國有少將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 著有《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會戰與其對歷史的影響》[*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與非常資淺的上尉李德哈特。在法國有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 1890-1970, 著有《未來的軍隊》[*Vers l'Armée de Métier*])，當時也只是個准將。在德國有古德林(Heinz Wilhelm Guderian, 1888-1954, 著有《注意，裝甲兵來了》[*Achtung Panzer!*])，在他的理論被希特勒重用前，是個上校、少將。這些少壯派軍官在倡議裝甲戰理論時，都遭遇當權的保守派將領的抵制，見：Williamson Murray, "Armored Warfare: The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Experiences,"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 eds.,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9-45.

<sup>9</sup> 分見：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De Re Militari*, translated by John Clarke, in Thomas R. Phillips ed., *Roots of Strategy: The 5 Greatest Military Classics of All Time* (Harrisburg: Stackpole, 1985)；馬基維利，《兵法》，袁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1；約米尼，《兵法概論》，劉聰、袁堅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1。

<sup>10</sup> 例如：空權理論家義大利陸軍少將杜黑(Giulio Douhet, 1869-1930, 著有《制空權》[*Il Dominio Dell'aria*])曾因出言批評當時義軍陸軍高層，被監禁一年。

同的研究關注對於戰爭的定義與本質各有不同的觀點。<sup>11</sup>國際關係學者與研究戰略或戰略研究的學者同等關切戰爭與政治的連結，然而

大多數國際關係學者固然認知到戰爭是個重大議題，但他們只關切戰爭之前與之後，而非戰爭本身，他們關切戰爭的起因與後果，而非戰爭的遂行。而後者常被認為是無關宏旨或是俗不可耐。但戰略研究關切〔戰爭的起因、遂行與後果〕三者，因為此三者是相互關連的。戰爭的遂行會變成戰爭的起因，因為決定暴力的政治運用受到其本身的機制所形塑。只有當瞭解軍事層面的限制與機會後，才能清楚在政治層面上戰爭或和平的驅力與選擇。有關「如何」進行戰爭的選項會影響「是否」要進行戰爭、誰會贏或誰可能贏以及戰後的態勢（或者在承平時預期的戰鬥結果對外交交涉的影響）。<sup>12</sup>

換言之，相較於其他領域的研究者，研究戰略或戰略研究者不僅關切戰爭，也（可能更）關切於戰爭的遂行（the conduct of war）或軍事行動（warfare）。<sup>13</sup>而當研究戰略者記述特定的戰爭遂行或軍事行動，那是戰爭的一小片段——王公貴族或偉大將領的領導統御或運籌帷幄；而戰略研究者則更有野心地希望從研究戰略的累積中發現一些可資通則化的命題，以利於未來有更好的戰爭遂行或軍事行動。

這是為什麼戰略研究者堅持戰略（或戰爭）是藝術（art）的緣故。<sup>14</sup>藝術一

<sup>11</sup> For example, see Barbara Enrenreich,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London: Virago, 1997), pp. 12-14; Theo Farrell, *The Norms of War: Cultural Beliefs and Modern Conflict*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5), pp. 173-184; Brain E. Fogarty, *War, Peace, and Social Or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p. 11-24; Alexander Moseley, *A Philosophy of War* (New York: Algora, 2002), pp. 17-20; Anna Simons, "War: Back to the Future,"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8 (1999), pp. 73-108;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 3-7.

<sup>12</sup> Richard K.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 10.

<sup>13</sup> David Jordan, James D. Kiras, David J. Lonsdale, Ian Speller, Christopher Tuck, and C. Dale Walton, *Understanding Modern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5.

<sup>14</sup> 認為戰略是藝術的理論家眾多，單以反映在著作標題者即有：John I. Alger, *Definitions and Doctrine of the Military Art: Past and Present* (New Jersey: Avery, 1985); David G. Chandler, *The Art of Warfare on Land* (London: Penguin, 1974); Thomas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Strategy* (Boston: Shambhala, 1991); Bruce Condell and David T. Zabecki eds., *On the German Art of War: Truppenführung*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Hans Delbru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I-4*. Translated by Walter J. Renfroe J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5, reprinted 1990); Paddy Griffith, *Battle Tactics of the Western Front: The British Army's Art of Attack 1916-1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eprinted 2000); Richard W. Harrison, *The Russian Way of War: Operational Art, 1904-1940*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Daniel J. Hughes ed., *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Novato: Presidio, 1993); Antoine Henri Jomini, *Art of War*. Translated by G. H. Mendell and W. P. Craighill (Westport: Greenwood, 1862); Archer Jones, *The Art of War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87); Robert R. Leonhard, *The Art of Maneuver: Maneuver-Warfare Theory and AirLand Battle* (Novato: Presidio, 1991); Robert R. Leonhard, *Fighting by Minutes: Time and the Art of War* (Westport: Praeger, 1994); Edward N. Luttwak, *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Arte Della Guerra)*.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Neal Wood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1965); B. J. C. McKercher and Michael A. Hennessy eds., *The Operational Ar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ies of War* (Connecticut: Praeger, 1996); Michael E. O'Hanlon, *The Art of War in the Age of Peace: U.S. Military Posture for the Post-Cold War World* (Westport: Praeger, 1992); John A. Olsen and Martin van Creveld eds.,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upert Smith,

詞在戰略研究裡的用法具有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雙重意涵。拿破崙說：「戰爭藝術是種簡潔的藝術，從表現中看出來。」<sup>15</sup>克勞塞維茲提出藝術是「創造性的能力」（creative ability），是「在諸多事實與情狀中運用判斷力以察覺最重要與最具決定性因素的能力。」<sup>16</sup>後繼的戰略研究者多延續克氏的論點，藝術一詞指的是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的能力，是「將領或其參謀達成作戰成功的表現」。<sup>17</sup>二十世紀的兩個對戰略的經典定義——李德哈特的「戰略為分配和使用軍事工具以達成政策目標的藝術」與薄富爾的「戰略為兩對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決其間爭議的辯證藝術」——都有對能力的相同指涉。<sup>18</sup>

戰略是藝術的對應面（非對立面）即為戰略是科學（science）的命題。在克勞塞維茲的論述中，科學即為知識（knowledge），<sup>19</sup>更精準的說是「對於戰爭藝術的科學性的理論」（a scientific theory for the art of war）。<sup>20</sup>克氏被認為是戰略研究的發展中最具理論化的研究者，其成就之一就是在建立戰略研究的認識論基礎，而這樣的基礎建立在科學與藝術、知識與實踐間的相互建構關係：一方面科學中有藝術、藝術中有科學，另一方面，知識在創造實踐能力，並藉由實踐增進知識。<sup>21</sup>而這顯然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知行合一的哲學色彩。<sup>22</sup>

科學與藝術、知識與實踐間的相互建構，<sup>23</sup>以「絕對戰爭」（absolute war）的概念為始（如圖 1 中的 1 動次），在克勞塞維茲的知識體系中，絕對戰爭是分析上的存在，不受到政治或摩擦（friction）等因素干擾，因果關係可以清楚辨識，而在這種純粹邏輯與數學所主導的領域裡，所謂的戰爭原則可以適用。因此，對絕對戰爭實際上就是理論上的戰爭，它具有清楚的型態，對於理論上的戰爭所建立的理解或解釋構成了科學——也就是純粹知識。研究者可以藉由科學的方法（此一方法即克氏所提出「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一種嚴謹的史學方法）來拉近理論上的絕對戰爭與真實戰爭間的差異（如圖 1 中的動次 2）。但縱科學的方法如何精緻，絕對戰爭與真實戰爭的差異雖會拉近而無法消除，這是

---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Claus Telp,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1740-1813: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o Napoleon* (London: Frank Cass, 2005); Andrew G. B. Vallance, *The Air Weapon: Doctrine of Air Power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Art* (Hampshire: Macmillan, 1996). 中文如：郭佛濤、徐焯、范震江、倪齊生，《毛澤東戰爭指導藝術》（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而《孫子》一書，在西方亦被譯為 *The Art of War*。國內戰略研究大師鈕先鍾亦持同樣見解，見：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1998），頁 61。

<sup>15</sup> Cited from Cyril Falls,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Age of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D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31.

<sup>16</sup>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8; 585.

<sup>17</sup> Michael A. Hennessy and B. J. C. McKercher, "Introduction," in B. J. C. McKercher and Michael A. Hennessy eds. *The Operational Ar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ies of War* (Westport: Praeger, 1996), p. 1.

<sup>18</sup>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 p. 335; Andre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of Strategy*. Translated by R. H. Bar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p.22.

<sup>19</sup> Clausewitz, *On War*, p. 148.

<sup>20</sup> Hugh Smith, *On Clausewitz: A Stud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dea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5), p. 174.

<sup>21</sup> Clausewitz, *On War*, p. 148.

<sup>22</sup> 有關實用主義中知識與實踐間的關連，可參見：John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0), chapter 4.

<sup>23</sup> 以下相關克勞塞維茲知識體系的建構之相關論述節錄自：陳文政，「戰略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頁 54-57。

因為真實戰爭中至少有四種因素會干擾絕對戰爭的理論化，分別是：（一）戰爭的非線性關係，微小的事件可能會帶來非意欲的巨大後果；（二）對造的持續互動，在戰爭中，每一個已造的行動都會立即引起對造的反應，每個行動與反應帶來情勢變動，而需要新的行動加以因應，如此循環下去；（三）軍事行動中的摩擦帶來無法加以衡量的效果；以及（四）心理因素的作用。這四個因素，使得絕對戰爭與真實戰爭間的差異無法被消除，使得真實戰爭的因果關係比起絕對戰爭中要來得模糊。<sup>24</sup>

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克勞塞維茲是個實徵主義（empiricism）者，批判性分析是他使用的研究方法；但克勞塞維茲顯然並不是個熱中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者，他很清楚瞭解科學方法的侷限性。<sup>25</sup>因此，作為實徵主義者，克氏認為：歷史不僅提供事實，也是發展與驗證命題的實驗場，從歷史研究之後所得出一些可被驗證的命題，這些命題將會有助於對於歷史的評價與瞭解。絕對戰爭的理論必須要能通過真實的檢驗。但也是出於同一理由，他認為：因為真實一直在變化中，而且也無法衡量與預測。所以基於絕對戰爭的理論不能夠完全地反應真實，更不要說能夠解釋真實。理論一定要有充分的彈性與開放，以把這些難以測量的事考慮進去，理論要有未來發展的潛力。<sup>26</sup>

包括戰略理論在內的實證科學，無法完全以歷史來支持其結論。戰爭所包括的事情如此之廣，使得〔前述的論理〕並不可行，而且我們也不可能知道真實經驗的所有細節。在戰爭中，當發現到有若干方法十分有效時，它會被仿效，並成為流行。因此，在經驗的支撐下，它被普遍性的使用，而成為理論的一部。理論的內容就是普遍的經驗，是用來指出方法的起源，並非去加以證明。<sup>27</sup>

在實證主義方面，絕對戰爭的理論既不能完全反應真實戰爭，自無法完全適用於真實的戰爭。更重要的是，對於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真正意欲的讀者是跟真實戰爭打交道的戰略制訂或執行者，而不是跟絕對戰爭打交道的學者。因此，戰略理論的知識體系，其目的在提出真實的戰爭是什麼，而不是戰爭的本質在理想上應該是什麼。<sup>28</sup>因此，絕對戰爭下的理論，而是一種理解戰爭、交戰行為與戰史的方法。就克勞塞維茲而言，理論是歷史的補充。在真實的作戰中，歷史所接觸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戰略的制訂或執行者，最需要從歷史中瞭解的是，他所運用的戰略的本質與限制在哪裡。<sup>29</sup>換言之，由絕對戰爭中發展出來的

<sup>24</sup> Smith, *On Clausewitz*, pp. 177-178.

<sup>25</sup> 實徵主義者認為：知識建立在人類的經驗上。而實證主義者則認為科學的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徑。見：Roger Trigg,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1985, reprinted 1997), p. 3.

<sup>26</sup> 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4.

<sup>27</sup> Clausewitz, *On War*, p. 171.

<sup>28</sup> Clausewitz, *On War*, p. 593.

<sup>29</sup> Smith, *On Clausewitz*, p. 182.

理論，是純粹知識的科學，它不是真理，它無法預測成功，而是作為啟發的工具（heuristic device），建立與強化戰略的制訂或執行者的實踐能力，以面對真實戰爭的考驗（如圖1中的動次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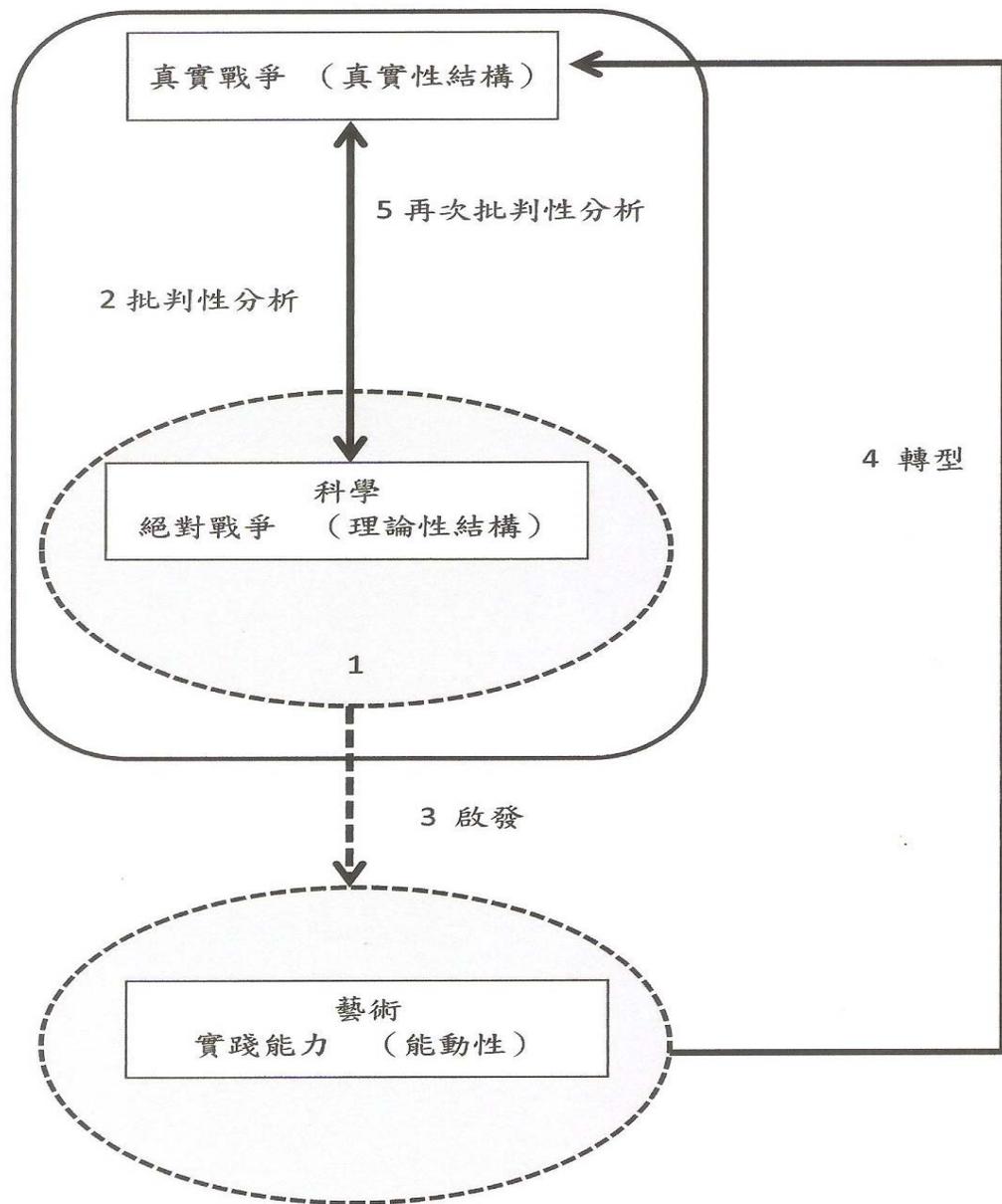


圖1 克勞塞維茲的戰略研究知識體系

來源：陳文政，「戰略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克勞塞維茲的古典戰略途徑」，極忠文教基金會主辦紐先鍾百歲紀念戰略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9月，頁56。

當代戰略大師哈霍德（Michael Howard，1922-）曾對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戰略研究知識體系做出評論，說他的「理論……是連續而交互的活動，歷史知識塑

造了理論，而理論又闡明歷史的判斷。」<sup>30</sup>歷史知識塑造了理論，誠如前述，反映在圖1中的動次1與動次2，而理論又如何闡明歷史的判斷？這時，戰略是藝術的意涵便完全彰顯出來。基於絕對戰爭的理論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克勞塞維茲認為理論不能直接提供指揮官可遵循的法則，但可間接地教育指揮官的心智並協助他的判斷。<sup>31</sup>因此，對於克氏而言，理論的本質在於分析，而非預測；其功能在於教育，甚過於指導與訓誡。因此，科學、純粹知識或理論的作用不在主導指揮官，功能是在啟發指揮官，讓他有更好的判斷，具有更佳的實踐能力。以社會學理論的辭令來說，科學作為理論上的結構(structure)，不在制約能動者(agent)的能動性(agency)，而在啟發能動者的能動性(如圖1中的動次3)。

能動性也不僅止於感知能力，不只是詮釋事態與決定選項的能力與權力而已，而是足能針對真實性結構與理論性結構施加有意的、轉型性的實踐能力。<sup>32</sup>克氏認為：擁有高度智識能力的軍事天才(military genius)，<sup>33</sup>可有改變、轉型真實戰爭的實踐能力(如圖1中的動次4)，科學知識或理論的啟發可能會讓他們在實踐時能緩解或消弭真實性結構的障礙——比如說戰爭之霧，而獲得戰場上的成就。當他成功了，他改變了一部或全部的真實性結構，他的成功方法會被仿效，並成為流行。因此，在經驗的支撐下，藉由批判性分析的作用(如圖1中的動次5)，被引入理論中，成為新的理論或理論中的新的一部份。如此一來，理論性結構也因之而有一部或局部的變化，這就是理論闡明了過去的成功之歷史經驗。真實戰爭的結構固然會對面對真實戰爭的能動者之能動性實踐構成障礙，但軍事天才會試圖去克服這些障礙，並有意識地評估自己的行動，以去控制真實性結構，以實現所欲的政策目的，從「創造歷史」中，改寫理論。克勞塞維茲再三強調「在戰爭藝術中，經驗勝過任何抽象的事實」，<sup>34</sup>好的理論就是最行得通的理論，<sup>35</sup>因為行得通的理論將會是為人所廣為效法的好理論。

克勞塞維茲為戰略研究所框定的知識體系，建立了戰略研究作為學科的區隔性，可清楚地與研究戰略與其他同樣對戰爭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有別；也粗具了科學化的架構，至少他闡明了理論的建構。克氏的知識體系論為後續的戰略研究者所承襲，二次大戰前法國陸軍元帥福熙於巴黎軍事學院(Ecole de Guerre)中演講談到軍事院校的教育目的，反映出與克勞塞維茲同樣的實用主義。

教授軍事原則的目的不在於取得純理性的結果，諸如為學習而學習或把一些新的經過驗證的真理灌注到〔學生〕的頭腦之中。……徒知原則而不能應用，則毫無成果可言的。戰爭之中，事實勝於理想，動作高於語言，實行重於理論。

教育若停留在理想、言語或理論而不涉及原則的運用，那麼教育就

<sup>30</sup> Michael Howard, *Clausewi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1.

<sup>31</sup> Smith, *On Clausewitz*, p. 175.

<sup>32</sup> Roy Bhaskar,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393.

<sup>33</sup> Clausewitz, *On War*, p. 101.

<sup>34</sup> Clausewitz, *On War*, p. 164.

<sup>35</sup> Smith, *On Clausewitz*, pp. 180-182.

失去了作用。

因此，講授戰爭不只是授予知識，而是教會怎樣做，不以粗通軍事原則為滿足。這樣作，可以增多經常運用原則的機會，而經常運用本身，就會提高人們的判斷力、毅力與合理行動的能力（因而也就是有效行動的能力）。

為了具有行動能力，必須有知識。這是不可否認的。威爾遜說：「知到行，是個飛躍，但飛躍不是來自無知，而是來自知識。」<sup>36</sup>

二次大戰後，當戰略研究學科化的觸角進入民間大學與科學化的要求隨之提高，當年克勞塞維茲所提的知識體系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都開始遭逢到嚴峻的挑戰。但即便如此，許多挑戰者仍然珍惜克氏若干的重要觀點而不自知。<sup>37</sup>

## 戰略研究的現在：婚姻

二次大戰後，戰略研究走入民間大學，並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引進文人投入於戰略研究，在1950、1960年代進入蓬勃發展的黃金期。<sup>38</sup>但戰略研究在二戰後的學科化後，離開了過去熟悉的史學研究領域，嫁進了社會科學（通常是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大門。但這段婚嫁關係是段艱辛的磨合過程，戰略研究的研究者很快地發現它們傳統的知識體系遭遇到強大的挑戰，而制度性上的安排也不利於戰略研究在大學校園裡的發展。戰略研究從軍機樞密解放進入大學成為學科後，多數併編入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系所之下，<sup>39</sup>戰略研究的研究者認為藉由跨學

---

<sup>36</sup> 福熙（Ferdinand Foch, 1851-1929，著有《戰爭原則》〔*Les Principes de la Guerre*〕）。引文出自：福熙，《戰爭原則》，許曉奔、趙念渝、樂智華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0。

<sup>37</sup> 例如：戰略是藝術的命題就不為戰後戰略研究大師柏朗第（Bernard Brodie, 1910-1978，著有《戰爭與政治》〔*War and Politics*〕）所接受，他的「戰略是一種科學」（Strategy as a Science）一文是對戰略是藝術持異論的代表作。見：Bernard Brodie, "Strategy as a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1, No. 4 (1949), pp. 467-488. 但柏朗第顯然誤解藝術一詞在克勞塞維茲論述中的用法，柏朗第最被人所引用的一段話：

「不管是戰略思維或戰略理論，惟務實（pragmatic）無他，戰略是『如何去作』（how to do it）的研究，是如何有效率達成某些事的指導。如同其他政治學的領域，戰略關切的問題在於：『這個想法可行嗎？』（will the idea work?）更重要的是，這些想法是不是還能在下次被驗證時的特殊環境下依然可行？儘管在教則中講說要把不確定性考量進去，但在真正驗證前，這些環境常常是未知與不可知的。要之，戰略理論就是行動的理論（theory for action）……戰略，是在追求可行方案中獲得真理的學術領域（strategy is a field where truth is sought in the pursuit of viable solutions）。」

事實上與克氏的實用主義知識體系毫無二致，引文見：Bernard Brodie, *War an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pp. 452-453.

<sup>38</sup>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London: Aldwych, 1982), pp. 15-20.

<sup>39</sup> 至少在美國情況是如此，見：Richard K.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 23. 而台灣也有同樣的情況。

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可以鼓勵具有理論意識的歷史家（theoretically minded historian）與具有歷史意識的政治科學家（historically minded political scientist）的加入，而使得戰略研究更為成長。<sup>40</sup>英國國王學院的戰爭研究（War Studies, King's College）是少數選擇單身——單獨成系——的戰略研究學術機構之一，即便單身，創辦人之一的哈霍德在開辦時廣攬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加入，也希望走跨領域的路線，哈霍德認為：「戰爭的研究是如此的重要，不能獨留給軍史家（the study of war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military historians）。」<sup>41</sup>戰略研究由歷史學旁系所出，濃厚史學風格本是戰略研究的血緣傳統，也被認為是項資產。<sup>42</sup>因此，戰略研究熱切希望在這樣的血緣傳統上，藉由與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的結緣，來壯大戰略研究。但在戰後，史學的轉向以及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緊張關係，使得戰略研究既失娘家的奧援，也逐漸失去處在夫家的認同。

在娘家這邊，最最基本的，歷史學家與研究戰略或戰略研究者的明顯差異在於：看待一特定的歷史事件時，後兩者「可以甚至必須採取批判的角度，他要能並也應該指出指揮官的行動哪裡出錯，哪裡該做而未做的。」但是對於正派的歷史學者，「這樣的舉動是不恰當的，他只要解釋事情如何發生便為已足。」<sup>43</sup>其次，無論研究戰略或戰略研究都被認為他們研究所針對的不過是戰爭的一小片段：是王公將帥等統治階級的這一小部份，而且也只不過是交戰、戰鬥等片段事件，既無法代表戰爭的全貌與軍隊的整體，更不要說嚴重忽略了作為受害者的民眾與社會面。過去以會戰、戰役為主軸的敘事，應該留給官方修史者。民間大學的史學家轉向認為戰爭是一不健康的社會現象，不應藉由史學研究加以鼓勵或甚至予以倡導，對於戰史的瞭解——就如同對於疾病史——應該以找出深植人性中與文化裡的病因為重點。<sup>44</sup>在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與越戰之後，此一道德立場特別瀰漫於英美民間學界，歷史科系裡並不鼓勵交戰將領如何遂行戰爭的歷史研究，轉由「戰爭與社會」（war and society）的歷史研究取而代之。<sup>45</sup>不僅道德立場上的質疑，史學家也開始挑戰戰略的真實存在：在激烈緊湊與瞬息萬變的戰役中，如何能記錄下將帥的思索戰略的心智活動？事後或他人的記錄如何可信？戰爭固

<sup>40</sup> Thomas G. Mahnke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1 (2003), p. x.

<sup>41</sup> Michael Howard, "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ar,"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 Sinnreich eds., *The Past as Prologue: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to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13.

<sup>42</sup> Colin S. Gray, "Clausewitz, History, and the Future Strategic World," in Murray and Sinnreich eds., *The Past as Prologue*, p. 124.

<sup>43</sup> Fleix Gilbert, "From Clausewitz to Delbruch and Hintze: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of Military History," in Perlmutter and Gooch eds.,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p. 13.

<sup>44</sup> 這些新興戰史論述——其實為「希羅多德」（古希臘歷史家 Herodotus，西元前 484-425）學派在現代的復興——裡，不僅看不見所謂「偉大將領」，有時連一般戰鬥人員，甚至於戰事本身也不是其論述重點，強調的是戰爭對於平民與社會的衝擊，而這通常是悲慘或負面的。論述的主體是平民與社會，引用的素材也出自底層庶民，就不會是正統的與戰事相關的官方政經資料。即使正面處理戰爭，也認為「偉大將領」跟他們高明的戰略對戰爭所起的作用是短暫或有限的，文化才是長期與深刻影響不同社會群體交戰行為的重要因素，這使得「希羅多德」學派在戰史的處理上特別重視與文化研究或社會學等跨學科的結合。見陳文政，「西方戰略研究的歷史途徑」，頁 89-90。

<sup>45</sup> Stephen Morillo,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6), pp. 37-39.

然真實存在，但要證明戰略的真實存在並不容易，而要證明研究者事後詮釋所得的那種戰略更加不容易。<sup>46</sup>史學家對研究戰略或戰略研究者是否有誤用或錯用歷史本就忠告不斷，<sup>47</sup>晚近更有激進的史學家指出二次大戰的真正經驗（包括波蘭戰役、1940年法國戰役、北非戰役、諾曼地登陸等）被戰略研究者（特指杜黑、李德哈特、富勒等）所刻意曲解以迎合他們所倡議的特定戰略。<sup>48</sup>

在夫家這邊，戰略研究與國際關係在二次大戰後發生姻緣的原因之一，在於後者急著在政治學、國際法外找到新的學科定位，也與當時國際關係的主流思維——現實主義（realism）——有關。<sup>49</sup>誠如前文所述，哈霍德是在英國推動戰略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結合的主要倡議者之一，他提出「國際關係的戰略途徑」（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認為戰略研究可以是新興的國際關係一個好伴侶，因為國際體系具有行為者本身的不穩定（也就是自然狀態）與需要國家出來捍衛特定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自助的行為者）等兩個特色，所以國際關係離不開以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脅為主的戰略研究。<sup>50</sup>國際關係大師懷特（Martin Wight, 1913-1972）在區隔新興的國際關係與政治學、國際法間的分野時便提到

理性（reason）是政治理論與法律進行理論化時會使用的語言……。  
政治理論與法律是正常關係與可預期結果下的經驗地圖或行為體系。他們是良善生活的理論（theory of the good life）。但，國際關係理論是生存的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 is the theory of survival）。對於政治理論是極端的案例（如革命或內戰），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而言那是通例。……〔國際關係理論〕所涉及的都是生與死、國家的生存與國家的滅絕等極端經驗。<sup>51</sup>

在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的婚嫁關係確實是門當戶對。包括布森——在十餘年後反而成為安全研究的重要倡議者之一——儘管認為國際關係的範圍較大，戰略研究應當是從屬於國際關係的次領域，但也認為兩者關係如膠似漆、不可分離。

<sup>46</sup> John Keegan, *The Battle for History: Re-Fight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Vintage, 1996), chapter 5.

<sup>47</sup> 例如：Roger Beaumont, *War, Chaos, and History* (Westport: Praeger, 1994), pp. 19-32; Gilbert, "From Clausewitz to Delbruch and Hintze," pp. 11-20; Michael Howard, "The Use and Abuse of Military History," reprinted in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88-197.

<sup>48</sup> For example, see John Mosier, *The Blitzkrieg Myth: How Hitler and the Allies Misread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ennial, 2003).

<sup>49</sup> 例如：布森（Barry Buzan, 1946-）指出：「無政府結構（structure of anarchy）定義了戰略研究與國際關係兩個領域的基本政治條件。」見：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 7.

<sup>50</sup> Michael Howard,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printed in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pp. 36-39.

<sup>51</sup>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3.

國際關係若是沒有戰略研究就會嚴重地誤解國家間互動的重要真相。而戰略研究若是沒有國際關係就會有把國際間的衝突因子視為國際關係全部的風險。<sup>52</sup>

同一時期，核子武器的擴散給了戰略研究短多長空的立即性好處。除了廣島、長崎的兩次原爆之外，核子武器是沒有使用的先例，<sup>53</sup>因此關於使用核武或威脅使用核武的戰略，既是如此重要（可以在一瞬間毀滅一個國家），又超乎軍事將領的軍事經驗或是專業之外，這給了文人在戰略研究上前所未有的發言權，除打破過去戰略研究幾由軍內智識份子所壟斷的情況，<sup>54</sup>也將戰略研究帶進黃金時期。

然而，核子戰略也給戰略研究帶來中長期性的發展障礙。首先，核子武器的發明與擴散，顛覆了戰略研究傳統的實徵主義基礎。<sup>55</sup>核子戰略的研究途徑不僅以演繹為主，在演繹的方法上，像博弈理論（game theory）一類，被認為如果不能反歷史（anti-historical），起碼也是非歷史（ahistorical）的。<sup>56</sup>再加上核武器並未曾真正使用，依前述戰略研究傳統的知行合一的知識體系標準言，無從判準理論的可行性。因此，核子戰略的發展是純粹的絕對戰爭理論，與實踐能力無關，破了戰略研究傳統的戰略是藝術的命題。即便核子嚇阻理論，除影響戰略研究目的（見下文）外，嚇阻在使對方不為其所想為的作為，但很難由對方的不作為論斷係出於己方的嚇阻武力，而非對方本無此意（嚇阻不成立）或基於嚇阻武力威脅以外的考量而不作為（與嚇阻無關）。<sup>57</sup>

其次，核子戰略也改變了戰略研究的目的。核子武器一旦使用非常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讓被打擊的國家灰飛煙滅，甚至於讓整個人類文明終結，核子武器因此讓戰略研究者面臨到他們即便在二次大戰大規模的戰略轟炸時都甚少考慮的道德問題。更重要的，核子武器讓過去戰略研究的目的在追求戰爭勝利的命題變得在實務上與道德上都難以服人。<sup>58</sup>一些傳統的戰略研究研究者曾主張以追求勝利——無論是有限或絕對的——為軍事武力運用之價值，勝利在熱核時代仍有意義。<sup>59</sup>但是，更多的非傳統派學者主要關切的是在美蘇兩核子強權的緊張對抗中，如何避免熱核大戰（major war），這才「應該」是戰略研究的主要價值，穩

<sup>52</sup>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p. 3.

<sup>53</sup> 雖然雪林（Thomas Schelling, 1921-）舉了不少在二次大戰前以傳統武力進行懲罰、傷害等類似核武以平民目標的打擊價值取向（counter-value）的作為，但在他們所引用的例子裡，即便是大規模性戰略轟炸，也無法與能在瞬間達成大規模毀滅的效果。見：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chapter 1.

<sup>54</sup>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 13; Jordan, Kiras, Lonsdale, Speller, Tuck, and Walton, *Understanding Modern Warfare*, pp. 18-19.

<sup>55</sup>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 13-14.

<sup>56</sup>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5.

<sup>57</sup> Richard N. Lebow and Janice G. Stein, *When does Deterrence Succeed and How do We Know* (Ottawa: Canad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1990)

<sup>58</sup>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 26.

<sup>59</sup> For example, see Colin S. Gray, *The Second Nuclear Age*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定（stability）、安全等概念不僅取代勝利成為核子戰略的中心思想，如何避免戰爭（而非戰爭中求勝）變成為戰略研究的主流價值，而這些甚至也外溢到其他被認為可能（無論可能性大小）會引起熱核交戰的傳統作戰（如韓戰、越戰）上。大學不單單是教職員的工作組織，它也是現代知識產生與評價的機制，工作上具有專業（profession）與技藝（craft）的特質，但是它的特殊之處在於藉由追求科學上的聲望達成集體的目標。<sup>60</sup>大學之外的其他機構（如智庫）在戰略研究的發展，有時能夠比起大學獲得更高的政策影響力，甚至於在學術聲譽亦然。但是，大學對於戰略研究的發展而言，仍然提供最大的制度性支持，因為大學通常具有較高的評價知識之正當性，而且可透過常態性的教育獲得培養更多後進同僚的優勢。但戰略研究者常常發現戰略研究的傳統目的與價值是其他學科同僚們所藐視（如果不是敵視的話）。因此，當核子戰略成為戰略研究的主題，本身固然觸發文人研究者的加入，但同時也使得戰略研究的方法與目的離二次大戰戰前的血緣傳統越來越遠。而當美國與前蘇聯的核子彈頭數量達到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門檻而達成恐怖平衡時，核子戰略的發展本身也達到高原停滯期，很難再有突破。

於此同時，國際關係卻從早期的現實主義不斷地演進，不僅結構現實主義的興起賦予了原先規範性甚高的現實主義新的理論性輪廓，國際關係中非關軍事衝突的面向的議題（制度主義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等）越來越獲得研究者的重視。當戰爭不再必然是國際關係最主要或甚至唯一的研究議題時，以遂行戰爭為研究主題的戰略研究相對於國際關係而言其相關性也就越來越低。在國際關係中幾次的理論性大辯論中，原先自認為是國際關係的親愛伴侶的戰略研究絲毫無置喙餘地。前文中布森的主張裡，戰略研究多多少少還有能與國際關係平起平坐的關係，在現今已是昨日黃花。

而使戰略研究學科化過程更加複雜的是：戰略研究的去軍事化（或去戰爭化）與安全研究的興起。前者又可以分兩個層次：第一，傳統的實踐能力通常指涉將領在混沌戰場上的用兵判斷能力——或許可以「將道」（generalship）稱呼之，但這樣的將道越來越無法適用在當今的軍事高階軍官上，不單單是「軍事武力被認為最有用的時候就是沒被使用（military forces were thought to be most useful when they were not used）」，更重要的是

〔科技的創新〕並非讓美國〔的軍力〕更強而已——美軍已經夠強了，而是讓美軍可在遠距以更精準、更具區別性地使用武力的能力。<sup>61</sup>

這是盧瓦克（Edward N. Luttwak，1942-）所稱的「後英雄時代的軍隊（post-heroic military）」。科技的進步大大降低若干國家投入戰爭的傷亡風險、降

<sup>60</sup> Richard Whitley,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printed 2000), p. 25.

<sup>61</sup> Edward N. Luttwak, "A Post-Heroic Military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4 (1996), p. 43.

低了戰場之霧與機會的作用，科技的進步讓將領被認為不再是硝煙中洞燭機先的英雄，而是火力分配的管理者。如果是這樣，那戰略研究淪為軍武研究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第二，「戰略」一詞的內涵正不假思索地在急遽擴張中。

「戰略」一詞被如此廣泛地使用，以致于它的真正意義已所剩無幾。政府有用來因應教育、公共衛生、退休金、住屋等等問題的諸多戰略，廣告公司也有行銷化妝品與服飾的戰略。戰略研究在商學院裏的發展要勝過在國際學院裏。但是，真正的戰略研究與商業研究無涉，而戰略……也不同于政策。<sup>62</sup>

當戰略是包羅萬象的各種現象，那戰略就會是什麼都不是。<sup>63</sup>然而，由於戰略研究在大學校園裡乃至國際關係學科的地位下降，而其本身的研究目的也在轉變，所以戰略研究學科化後最深刻的變化在於民間大學的戰略研究者開始跳脫以軍事武力為主要研究議題，出現「經濟『戰略』」、「文化『戰略』」、「政治『戰略』」或「外交『戰略』」等新興研究主題，為區分計，戰略研究則常被更名為「軍事『戰略』」的研究，更有人總括將以上諸項研究（甚至進一步擴充議題）而總稱為「安全研究」或「國際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即便具有軍官背景的貝茲（Richard K. Betts）也認為戰略研究（或是軍事戰略研究）是較為宏觀與全面的「安全研究」的一環，謂：後者是前者的擴張與延伸，前者是後者次領域。而戰略研究之下，更次者則為軍事科學。<sup>64</sup>

作者曾經指出：<sup>65</sup>戰略研究學科界線的問題宜從前述各種不同的形容詞所接的各個「戰略」名詞意涵是否相同為討論起點：如果相同（或極為相似），那彼此間只存在特定研究標的之不同，而無本體論立場上的差異，彼此間應具有極為相容的認識論乃至方法論，甚至可能在共通的理論體系下獲得解釋或瞭解。

戰略研究主在對戰略進行理論化的研究，因為戰略研究者相信：

於所有時代，在所有的地緣位置，使用任何一種科技、戰爭與戰略具有一些共通的要素。即使因為不同的政治、科技與戰術系絡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戰爭型態，但戰爭還是戰爭。……因為戰爭與戰略的主要本質與功能並未改變，故所有的歷史期間裡所發生的戰略經驗存在個本質上的一致性（essential unity）。<sup>66</sup>

<sup>62</sup> Hew Strachan, "The Lost Meaning of Strategy," *Survival*, Vol. 47, No. 3 (2005), p. 34.

<sup>63</sup> Strachan, "The Lost Meaning of Strategy," p. 47.

<sup>64</sup> Richard K.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 9. 同樣的意見亦有：John Baylis and James Wirtz, "Introduction," in John Baylis, James Wirtz, Eliot Cohen, and Colin Gray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 Mahnke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p. x.

<sup>65</sup> 見：陳文政，「戰略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磨合：戰後西方戰略研究的發展」，頁 237-241。

<sup>66</sup> 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這個「本質上的一致性」——無論它的名字是戰爭原理、戰略理論還是戰略邏輯——是戰略研究的重要起點。也唯有建立起本質上的一致性所需的成因—結果、方法—目的的關係。對這個「本質上一致性」的研究就為戰略研究的通論。

[戰略]理論除必須揭示戰略的普遍特質，也必須解釋形成或驅動歷史上特定戰略的因素。這是戰略的本質，而它在歷史上的特定面貌不斷地改變。前者是常數，但後者不是。理論必須對兩者都做出解釋。對於戰略多重面貌的研究吸引我們處理戰略制訂與戰略執行雙重複雜的行為。……在歷史上特定的戰略反映出一般性理論論點的應用，對它的研究必須要由歷史的角度加以看待、處理與進行。戰略與特定的戰略、理論與實踐必須視之為一。理論應該要能藉由幫助人們戰略性地思考從而在達成實踐領域內的教育。戰略的一般性理論就好比最基本的鑰匙，藉由開啟戰略挑戰每一種面貌與型態的大門，來在概念上強化戰略家。一般性理論的鑰匙本身無法解決問題，但它必須能顯著地加強它的使用者有效行動的能力。

一般性理論必須回答以下四個基本問題：

- (一) 什麼是戰略？
- (二) 戰略如何制訂的？由誰？
- (三) 戰略如何被執行的？
- (四) 戰略的作用何在？——效果。<sup>67</sup>

以外交戰略與軍事戰略研究為例，如果相同，兩者分野，不過是一個以外交為研究標的，而另一個以軍事。那戰略研究理論家所追求的戰略經驗超越時空與科技的「本質上一致性」是同時存在於兩者的研究中。對照起來，兩者間的差異不會超過美國研究與日本研究。果如此，外交戰略與軍事戰略兩者間就沒有關照面寬狹的問題，在學術價值與發展水平上也具有可觀的共通基礎，而安全研究不過是不同研究標的的戰略研究議題之集合體。

但如果外交「戰略」與軍事「戰略」在「戰略」一詞上是存有顯著不同呢？「戰爭與和平的議題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不能只留給戰略研究的研究者。」<sup>68</sup>前已述及，戰爭的研究不是戰略研究研究者的專利，對於同一現象可有存有不同的觀察角度，每個角度都可能有一套知識或理論體系的依據。對於戰爭與和平或軍事力量的使用，當然存在有別於戰略研究的其他研究角度。進一步講，不同，有可能不單單是觀察角度的不同而已，而有可能是本體論上本質構成的不同。同樣的「戰略」一詞出現在不同的應用領域裡，也被不同地理解著：在企管學科有「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選舉有「選戰戰略」(campaign strategy)，甚至

<sup>67</sup> Colin S. Gray, *The Strategy Bridge: Theory for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5.

<sup>68</sup> Bradley S. Klein, *Strategic Studies and World Orde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於在戰略研究裡，「戰略武器」(strategic weapon)的「戰略」也有它獨特的指涉對象。這幾個「戰略」(或「策略」，不管是以形容詞或名詞出現)當然與多數戰略研究者所慣用的「戰略」意涵有程度互異的差別。如果軍事戰略與外交戰略兩者間的「戰略」的不同是接近前面幾個例子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兩者的「戰略」極有可能不是觀察上的同一角度，甚至不是同一件事，在極端的情況下，外交戰略與軍事戰略的研究將是互不共通(或共通性甚低)的不同領域，它們彼此有各自的本體立場，構成不同的知識或理論體系，無關照面、學術價值或發展水平的比較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企圖概括總稱兩者的安全研究也失去意義。

戰略研究的學科地位與其被認可的科學化程度是相關的。國內戰略研究大師鈕先鍾曾指出：

科學方法的引用，……遂使得現代化的戰略研究能夠突破傳統的境界，而取得獨立學域的地位。<sup>69</sup>

克勞塞維茲的批判性分析儘管自稱為科學，但它終究是史學的方法。戰略研究的史學方法與包括國際關係在內的社會科學最最基本的歧異點在於，社會科學大多追求嚴謹的因果關係，藉操控變數與分析層次，在孤立的環境下觀察因果關係的強弱。理論的美感在「簡潔度」(parsimony)，亦即以最少的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解釋最多的依賴變項(dependent variable)。<sup>70</sup>但「史學家並不把獨立變項與依賴變項分開來看，當我們長期地追溯他們之間的相互關連性，變數是相互依賴的。」<sup>71</sup>史學家多採跨分析層次的研究途徑，力求多重面向，並追求「複雜性」(complexity)。史學家注意到多重的成因、時間的因素與文化或個體的多元性，因此，歷史性的解釋便因之大為擴張，使得預測變得非常困難。這並不是說，史學家不作解釋，不進行通則化；而是史學家在這些工作上與社會科學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具歷史背景的基德斯(John Lewis Gaddis, 1941-)指出：

〔歷史家〕還是會作通則化的，而且是『在敘事之間嵌入我們的通則化』(embed our generalizations within our narratives)，為了顯示過去的歷程如何產出現在的結構，我們會找各種不同的理論，來幫助我們達成這個任務。……，解釋為先，通則化次之。我們對存在於獨特事件中的普遍性(what is general in the unique)感到興趣，我們基於特殊目的而進行通則化，我們作的是『特殊性的通則化』(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社會科學家正好相反，是傾向『在通則化時嵌入敘事』(embed narratives within generalizations)，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確認或反駁某項假說，而敘事乃從屬於此一目的。……如

<sup>69</sup>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62。

<sup>70</sup>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p. 57.

<sup>71</sup>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p. 53.

果特殊事件與理論所預測的相合，那可以幫助增加理論解釋力與應用性的信心度，因此，理論先，而解釋是用來證實理論。社會科學家為了一般性的通則目的而進行特殊化（particularize for general purpose），也就是『通則性的特殊化』（general particularization）。」

72

簡言之，社會科學家——即使是戰略研究者原先所熱切所期待「具歷史意識」的——為了「研究的目的，也會將純粹的歷史事件予以轉化成分析解釋所需的因果事件（causal sequence into an analytical explanation），以符合研究設計上所辨識出的理論上變數」，而歷史學家反對這種轉換，他們認為此種轉換將會使得歷史事件的許多重要特質或「獨特性」喪失。<sup>73</sup>這也就是說，以史學傳統為尚的戰略研究，在進入社會科學後，適應不良當然難以避免。但這樣的緊張，隨著政治科學（以及國際關係）內部的認識論爭論多少獲得些緩解。政治科學研究者逐漸瞭解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非自然科學家所難以企及的高標準，因果解釋的決定論固然吸引人，其實也不那麼容易：

在政治科學中許多回歸歷史的努力確實彰顯了：在發展決定論的政治因果解釋（雖然許多行為主義論一再努力地嘗試，即便它一再失敗）與政治行為者有意識的決策是關鍵的辯護上（至少是行為主義論所想要忽略的）兩者間的緊張關係。<sup>74</sup>

若只把科學當作是包含所有人類政治行為的單一因果理論之運作，不僅只會被證明是暴虎馮河的，而且這樣的論點也必然會假定若干終極的決定論解釋是對的，從而忽略了人類政治能動性的特徵與重要性等議題。<sup>75</sup>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在於人的能動性，而在戰爭中，此一能動性的高度發揮，正是戰略研究者所試圖加以理解的。

## 文末：戰略研究的未來

這不是結論。

因為，所有戰略研究者今天正在從事的研究任務不一定能決定戰略研究的未來，未來未必是過去的線性延伸。特定的事件（如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把恐怖主義或非正規作戰等被美軍長期忽視的議題無預期地變成熱點。但研究者也不全

<sup>72</sup>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pp. 62-63.

<sup>73</sup>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225.

<sup>74</sup> Rogers M. Smith, "Science, Non-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138-139.

<sup>75</sup> Smith, "Science, Non-Science, and Politics," p. 120.

發表於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第五屆年會（2012年10月）

然就是外部環境的人質，我們依舊會透過過去的經驗與對未來的期待來刻苦地進行今天的研究。雖然，戰略研究在學科化上裡外受敵，它的科學化也不那麼被認同。但是，超越挑戰以瞭解挑戰為開始。對於戰略研究的未來如何，端視其研究者今日有無正視這些挑戰，與超越它們的藝術。